

中国信息报

值班主任:孙靦 责任编辑:周灵 新闻热线:(010)63376755 E-mail:zgxbfbk@163.com

荔乡采价记

■ 陆野

清晨,骑着摩托车拐出单位院子,空气里浮着荔枝熟透的甜味。那是合江行道树的荔枝,混着晨露和泥土气往鼻孔里钻。

今天走访的调查户,都在县城周边一带。我把头盔往下按了按,沿着县道往江边骑。路过马街的一个收购点时,路边已经堆满了竹筐,青红相间的荔枝上覆着绿叶,贩子蹲在地上验货,计算器按得噼啪响。我没停车,这几筐收购价,够待会儿核查账本用了。

老张家院门敞着,我喊了一声,他从堂屋里出来,手上还沾着泥灰。“来得正好,快来尝尝刚下树的荔枝!”他把我让进堂屋,八仙桌上摊着账本,旁边摆着三筐荔枝,筐沿上还挂着水珠。“昨天贩子来园里收了两次,这几筐也订出去了,一会儿就来收。”

我翻开他的账本:7月27日妃子笑,80斤,780元;带绿,100斤,2000元……“今年天干,裂口少,贩子给价比去年高5毛。”他嘴上叼着烟斗,深深地吸了几口,脸上漾着掩不住的笑意。他又指了指前院不远处的小山坡,几棵荔枝树明显矮了些,枝条修剪得齐整,“这是‘仙进奉’,

去年农技站推广的品种,核小,肉厚,7月初就被人全包下了。”

我抬头看那棵树,枝叶茂密,阳光从缝隙漏下来,落了一地米粒大的光。树底下摆着几个空竹筐。账本上的数字,就是从这样的树上、这样筐里、这样晒得发红的脊背上,一颗一颗落下来的。

从老张家出来,已经十点了。路过一个冷链基地时,看见门口停着两辆冷链车,几个年轻人正往车上搬泡沫箱。

“小王?”我认出一个穿红马甲的,是山顶上村的记账户,去年才纳入样本。他直起身,抹了把汗说道:“我今天还没记账,在这儿干活呢,计件,晚上回去补。”“记清楚啊,别忘了。”我叮嘱了一句。“晓得,晓得。”他咧嘴笑,露出白牙,“今天摘了三百斤果,分拣了八十箱,晚上一笔一笔补。对了,还有一笔,今天老板还管饭,吃回锅肉哦。”

我笑了笑,没接话。他的账本我上周核查过,上月的务工收支已经记了三十余条,备注栏写得比谁都认真——“荔枝分装计件收入”“参加冷链技术培训”“上岗考试通过,冷链基地计时工资”这些字句,比任何培训材料都让我明白,什么叫“产业联农带农”。

真龙镇的老陈是走访的最后一户。他长久以来保持着手记账册的习惯,每年一本,如今已堆积成厚厚一摞。最底下那本封皮已然泛黄,上面工整地写着“2015年”。

我愣了一下:“陈叔,您还留着这个?”

“留着。”他翻开老账册,其中一页写着几行字:“自产荔枝,食用,5斤”“送邻居,2斤”“卖,30斤,收入180元”……字迹歪歪扭扭,有的被雨水洒过,晕开了。我打开他手机里的电子账本,照着纸质账册核对了一遍。他埋头凑近,老花镜滑到鼻尖上,“电子的是快,但我老怕按错。还是这纸质的摸着踏实,一页一页翻,一年一年都在里头。”

回到办公室,我记下今天的调查日志:老张的荔枝出售,小王的务工收支,老陈的自产自销账目。

像这样调查来的数字涓流不断,汇进统计云后台的流水里。那些关于荔枝的账目,有的记的是收成,有的记的是手艺,有的记的是日子。它们从不同的院子里出来,沿着不同的田埂,最后都汇到了同一张表格里。它的背后,是合江的日子在一天天红起来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合江调查队)

塬上枣红又一年

■ 刘蕴

处暑一过,暑气渐渐收敛,秋风漫过,天地间缓缓铺开一幅静谧丰盈的秋日画卷。我的家乡吕梁的秋,最动人处便是枣林——连绵的枣树顺着黄土沟壑铺展开去,从塬顶铺到沟底,粗犷黝黑的树干扎根在崖畔与坡地,沉静而热烈。

枣树叶子经了秋阳的照晒,绿得发沉发暗,满树的枣果却一天比一天亮:先是青白,再是黄白,然后从蒂部洇出一圈红,像月晕,像潮水,一日日往果尖上漫,仿佛谁悄悄在青果的额头抹上胭脂,一半还浸着青绿,一半已晕开醇厚 的酒红色。到了秋分前后,整片林子便像被谁点了把火,红得耀眼。站在塬顶往下看,满坡的红绿交错着铺开,密密匝匝;秋风掠过,被饱满沉实的红枣压弯的枝条吃力地摇晃着,果香漫遍沟壑梁峁。远处是黄河,亮晃晃一条,安安静静地托着这一坡秋色。

自古便有“八月剥枣”的吟咏,《诗经》里千年之前的农事,依旧年年在我的家乡循环往复。枣树是黄土地上的“铁杆庄稼”,不挑水土,石缝土崖皆可安身,树皮皴裂如老者手掌,恰如白居易笔下“皮皴似龟手,叶小如鼠耳”的模样,不与春花争艳,只把力量沉进泥土,待到秋日捧出满树枣红。从前,红枣就是河畔人家一年里最重要的指望,家家户户的大半收入,都系在这一树树红果之上。那时候新疆等地红枣尚未风行,每到枣熟时节,收枣的商贩顺着黄河岸赶来,一筐筐红枣运出山沟,换来的是学费、柴米与家用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山里的孩子。

记忆里,中秋前后会有专属的秋假,专为收秋而设,我们这些孩子便成了枣林里

小小的劳动力。天刚透亮,跟着父母往坡上的枣林走,长杆子、蛇皮袋,一样都不能少。那杆子多半是就地取材,从枣林里挑一根长得修长挺直的枣树条,削去旁枝,刮净毛刺,握在手里沉重但顺手。竹竿也有,但黄土塬上的枣树硬,几竿子下去竹竿就裂了嘴,不耐造,远不如枣木条子经得起敲打。父亲攥起粗壮的枣杆,仰起身子朝着繁密的枝桠奋力一敲,噼啪声响炸开,满树枣子便如急雨簌簌坠落,噼里啪啦砸向地面,偶尔落在头顶,生生地疼。我们便弯着腰,在落叶与黄土之间飞快捡拾,圆滚滚的枣子滚得到处都是,红得透亮,青得脆嫩,指尖沾着树叶的潮气与枣果清甜的气息。

那时的秋日枣林,处处漾着欢声笑语。大人们挥杆打枣,孩童穿梭捡拾,黄土坡上,枣香漫在秋风里。待到运回院中,摊在房顶、场院上晾晒,红彤彤一片,像大地铺展开的红绸,也撑起一家人的烟火日子。如今,年近七旬的父母,依旧改不掉大半辈子的习惯。虽说体力已不复当年,但春日修剪、夏日除草、入秋守望,依旧认认真真侍弄着坡上的这片枣林。得空时,父亲总爱往枣林去。他伸手摩挲粗糙开裂的树皮,凝望着枝头一簇簇枣果,神色安然,不言一语。父母不再盼着靠枣换多少钱,只是不愿辜负一树树如约而至的秋天。

岁月向前,时代变迁。我心底始终感念这一树树红枣。它不仅是一种果实,更是故土的印记,是父辈与黄土地相守一生的羁绊。秋风漫过吕梁山,黄河水缓缓南流,枣林依旧岁岁等候。一圈圈红色在枣果上蔓延,旧年的欢喜沉在记忆深处,新的秋色,又悄悄落满枝头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吕梁调查队)

博湖鱼香

■ 唐昱成

在新疆,鲜味是从一湖水开始的。博斯腾湖的水面大得像海,望不到边,芦苇荡一直铺到天尽头。湖里养出的鱼,自带一股清冽——那是雪山融水、芦苇根须和戈壁滩上透亮的阳光,共同养出来的味道。

湖边人家吃鱼,分得细。五道黑要烤着吃:鱼身剖开,用红柳枝串了,架在炭火上翻,皮烤得焦黄起泡,肉却还嫩着,撒一把孜然,就着热饅,鲜味里带着野气。尉犁那边的罗布人烤鱼更古法,剖开只抹一层盐,吃个原味,两处各有各的香。池沼公鱼个儿小,通体细白,裹了薄面下油锅,炸得透亮酥脆,一口一个,连刺都不用吐;晒成鱼干,下酒又是一绝。大鲤鱼和草鱼是炖汤的料——奶白的汤里滚着豆腐,起锅时撒一把野葱,鲜得能把眉毛“揪”下来。若赶上冬天,凿开冰面起网,那鱼才叫一个肥。本地人说,冰下鱼,最养人。

新疆的湖不多,能出鱼的更少。论吃湖鱼,北边有福海的乌伦古湖,南边就是博斯腾湖。福海的水冷,养出来的是狗鱼、五道黑,肉紧实,吃个“紧”字;博斯腾湖的水面大,日头足,鱼肥得快,吃个“肥”字。有人打比方:乌伦古湖的鱼是“练家子”,博斯腾湖的鱼是“壮实汉子”。有几分道理——同一条五道黑,在福海吃的是筋道,在博湖吃的是丰腴。

做采价这些年,湖边的渔家乐也是常去的采价点。大河口一带的鱼庄,菜单常

年就那几样:鱼汤、烤鱼、红烧五道黑,多一样都不爱添。那天到店,老板娘正擦桌子。问起生意,她笑着说:“夏天旅游的客人多,店里得雇两个人;冬天鱼肥,搞冬捕,还得再添人手。”记完价,她端来一锅刚出锅的鱼汤让我尝,汤浓得发白,鱼是湖里现捞的。她说,这些年来的客人,上海、广州、乌鲁木齐的都有,来了必点一锅鱼汤、两条烤鱼。“人勤快,湖就不会亏待人。”

每月逢五逢零,是雷打不动的采价日。鱼市里我总爱多站一会儿。摊主老马是博湖县人,见我来,先指着摊子分堆报数:“活鲤鱼一堆,冰鲜五道黑一堆,公鱼干子另一堆,规格不一样,价也不一样。”他报的数,和价签对得上,也和湖上的收成对得上——鱼多鱼少,水涨水落,都在这一溜价签上起起伏伏。孔雀河把湖水一路送进城,库尔勒人饭桌上的鱼,大多也从这片湖里来。

如今城里人吃鱼,多是论斤买、回家做,图个方便。可湖边人家吃鱼,讲究的是个“野”字——野湖、野生、野法子做。一锅奶白的鱼汤,两条红柳烤鱼,一盘子炸公鱼,就着湖边的风慢慢吃,才算把这一湖水的气韵吃进了肚子里。

若是你来新疆,看过胡杨、走过草原之后,记得沿湖往大河口走一遭。点一锅鱼汤,烤一条五道黑。等那口鲜漫过喉咙,你就会明白:这片湖给新疆人的,从来不止是一桌菜,更是戈壁深处一捧活泛的水,和依水而居、勤恳度日的那份踏实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巴音郭楞调查队)



城见双虹

王萍 摄

寻访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

■ 陈新光

茅盾先生的散文《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》,是他于1946年访问苏联时探访格鲁吉亚,将所见所闻写入《苏联见闻录》后的节选。该文在1978年首次纳入全国初中语文课本中,成为经典篇目,沿用近二十年。这不仅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青春记忆,也是萦绕我大半生的文学情结。年少伏案诵读的字句,跨越数十载光阴,始终萦绕心头,我默默许下心愿:若有机会赴格鲁吉亚,一定要奔赴此处红色圣地,踏寻百年星火足迹。

今年6月赴高加索地区旅行,为了圆梦,我和其他两位同行者商议后决定放弃其他游览项目,专程留出时间前往此处旧址。为了读懂这段尘封的革命历史、细致解读遗址的岁月沧桑,我特意雇请精通格鲁吉亚语的当地华人颜女士作翻译,探寻遗址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时代变迁,读懂那一段被时光淡忘、却从未褪色的革命岁月。

第比利斯地下印刷所静立于格鲁吉亚首都阿夫拉巴里区卡斯皮街7号的寻常巷陌间,没有恢弘的牌楼,没有喧嚣的人流,周遭是老城错落的民居,古朴的街巷沉湮着高加索山城的岁月质感。谁也不曾想到,这片看似寻常的小院,百余年前曾是高加索地区革命思潮的星火之源,是沙皇专制统治下一处隐秘而坚韧的革命阵地。

出发前,颜女士告诉我,印刷所纪念馆的管员员兼讲解员名叫索索,今年60岁,是一名有着30多年党龄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党员,但凡遇到中国的游客,他都格外热情。果不其然,我们刚下车到纪念馆,索索立刻迎上前与我们握手表示欢迎,并主动邀请我们一起在纪念馆门前合影留念。当颜女士告诉索索我是有着54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时,索索顿时眼睛发亮,非常兴奋,和我热情拥抱,紧接着就带我去到他的办

公室,给我看他近年来收集的有关中国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和中格双边关系发展的各类报纸、杂志,还拿出收录《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》的语文课本给我看,这一切都令我十分意外和感动。我注意到办公室里还有一位老人正在老式计算机前工作。索索告诉我,这位老先生是前任管理员,名叫硕硕,已经75岁了,也是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员,有着50多年的党龄,现在常以志愿者身份来纪念馆作解说。随后索索带领我们进入院内参观。

步入院落,庭院格局依旧保留着旧时风貌,左侧小屋静静伫立,屋内留存着课文中记载的那口老井,看似平凡无奇,却是当年革命者最核心的隐秘通道。右侧两间正屋带廊、形制简约,屋檐斑驳,木质构件尽显岁月侵蚀的痕迹,半露的地窖、古朴的屋舍,生动印证了茅盾先生笔下的场景,字字文中图景,皆在眼前真切还原。回望百年过往,1903年至1906年,风雨如晦、暗夜沉沉。斯大林等无产阶级革命者藏身于这方普通小院,以平凡民居为掩护,以深井暗道为屏障,在地下15米的幽暗密室中,在简陋至极的条件下秘密印制大量格鲁吉亚文、俄文、亚美尼亚文的革命报刊与进步传单。数百万份红色文稿从这方寸地底流转而出,传遍高加索大地,唤醒民众觉醒、播撒革命星火。1906年,此处隐秘据点被沙皇宪兵察觉、捣毁封禁,虽短短三年的地下奋战,却在百年党史与国际革命史上,镌刻下不可磨灭的鲜红印记。1937年,苏联政府依照原貌全面修复遗址,建成标准化的纪念馆,在半个多世纪里一度成为享誉世界的红色教育基地,接待全球访客、传承革命精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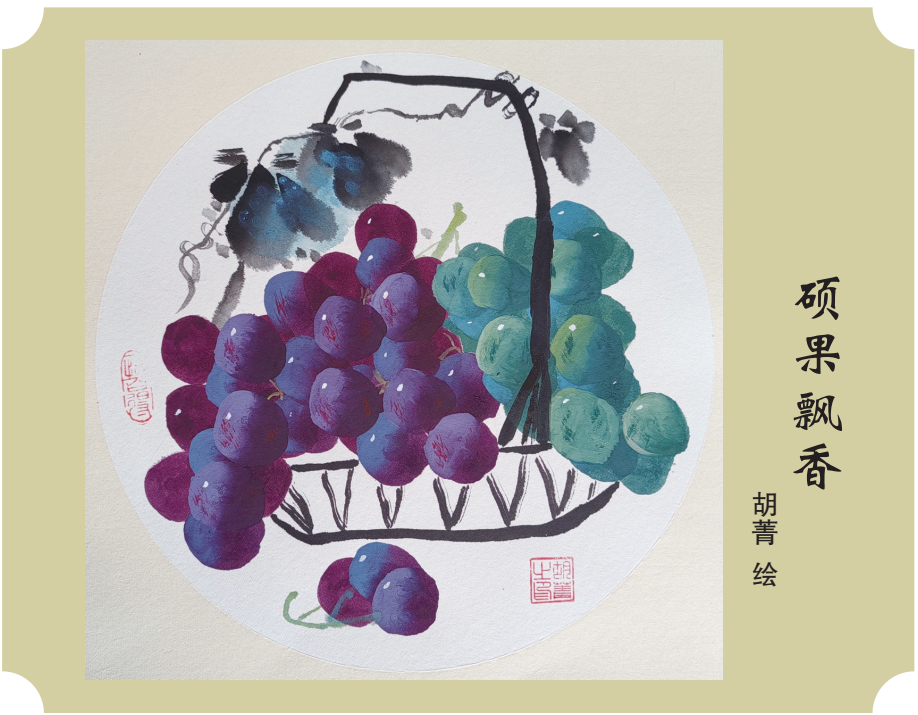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通往地下室的狭窄螺旋铁梯部分踏板已锈穿凹陷,经年累月的水汽侵蚀,让前行的每一步都能触摸到岁月的荒芜与沧桑。纪念馆的核心文物是一台1937年复原的德国产印刷机,机身上刻有“1893”字样。因地下水长期侵

蚀,机器布满锈迹,铁架斑驳,字盘锈蚀。纪念馆内墙上悬挂着旧日斯大林等革命者的照片与泛黄传单。这些展品主要陈列于原望风者腊却兹·蒲萧列兹的房间,如今该房间已改为办公室兼展室。展室狭小局促、陈设简单,没有精致的展陈、没有完善的设施,唯有残缺的史料、老旧的物件,默默坚守着这段濒临遗忘的历史。

此番实景所见,让我感触颇深。这一处承载着国际红色革命记忆、镌刻着百年信仰历程的珍贵遗址,如今因经费匮乏、疏于管护,陷入近乎衰败境地。据索索介绍,1991年苏联解体后,纪念馆虽归属格鲁吉亚,却失去了国家专项经费支撑,日常维护仅靠共产党党员自筹资金、义务坚守,人力物力极度匮乏。昔日宾客云集、薪火相传的红色殿堂,如今被时代洪流渐渐淡忘,鲜少有本地民众知晓、到访,唯有慕名而来的中国访客,始终心怀敬畏,接续这份跨越国界的红色情怀。

参观完后,我和索索通过翻译单独作了对话交流。他坦诚吐露心声,深深惋惜苏联解体的历史遗憾,非常痛恨颜色革命导致苏联解体 and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。他更是满怀敬佩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的壮阔征程,由衷赞叹新时代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,始终坚定认可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强大生命力,甚至认为中国是世界未来的希望所在。此刻,同为共产党人,虽国籍不同、语言各异,但坚守信仰、矢志为民的心一脉相承。此番异国红色寻访、频频信仰交流,让我的理想信念愈发坚定。

少年课本读星火,暮年实地守初心。此次格鲁吉亚之行,不仅圆了我年少时的文学梦,更让我深刻触摸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。看着满目沧桑的百年遗址,望着默默坚守的异国党员,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: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与人民的安居乐业来之不易,这赓续传承的红色血脉,值得我们永远珍视与守护。



硕果飘香

胡菁 绘